



小虎队 儿童文学丛书

回望沙原

Huiwang Shayuan Huiwang Shayuan

常星儿 著



课室，我经常带着我的学生走出校门，

朝北，穿过小树林，走向农田和荒野，

朝北，穿过小树林，走向农田和荒野，

看蒿草怎样萌发，头顶上的大雁

怎样飞来飞去，

雪花和

柳絮

若是在秋天，看到

农田里的草人，我会对学生们说，现在已很少有人这样对待生活了！我们应该这样对待生活啊！

然后拾起一朵

的野花儿，走过去，

给草人戴在头上，我说，岑老师 就是这样做的，

不过你们不知道岑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还

想大人们讲

屯子里有个叫蒙古台的地方，那地方有一片枫林，那片枫林非常大，

非常



中国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

新闻出版总署第四次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丛书

回望沙原

Huiwang Shayuan Huiwang Shayuan

常星儿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 陽

© 常星儿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望沙原 / 常星儿著.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6

(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

ISBN 978-7-5315-4452-4

I.回… II.常… III.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3731 号

回望沙原

常星儿 著

出版发行: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崔勇谋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美术印刷厂

责任编辑: 谢竞远 李姊昕

封面设计: 李海燕

责任校对: 王薇 徐丽娟

插图: 李海燕

责任印制: 王守志

版式设计: 刘俊

幅面尺寸: 146mm × 210mm

印张: 7.5

字数: 170 千字

插页: 4 幅

出版时间: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4452-4

定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策 划 赵郁秀

主 编 赵郁秀 邵永胜 崔勇谋

副主编 许科甲 李姊昕 谢竞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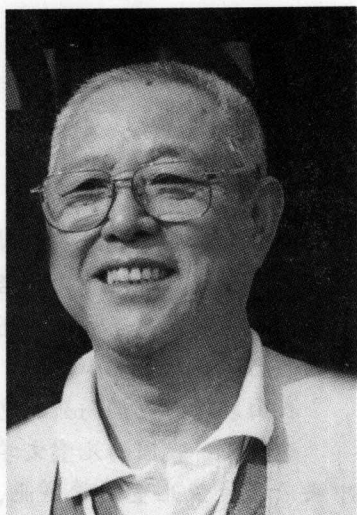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许科甲 李姊昕 杨 霞

邵永胜 赵郁秀 崔勇谋

韩中华 惠春鹏 谢竞远





总序

生气赛过当年

邓友梅

儿童文学界都知道，辽宁有个青年作家创作群，他们虎虎有生气，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活跃在我国儿童文学园地，为少年儿童写出了不少佳作，几年前我就关注他们了。1996年，赵郁秀主编的“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出版，次年在中国作协开研讨会，我和其他中国作协主要领导都参加了。



他们的作品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薛涛、董恒波、肖显志、常星儿的小说，车培晶的童话等作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书产生了影响，还获了大奖。他们还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东北小虎队！

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也关注着他们的成长。

这些年，我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恰逢好的发展契机，先是中央号召繁荣儿童文学事业，素质教育、大语文理念的提出，后来国务院又就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进行部署，这都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儿童文学作家们深知肩负的神圣使命，勤奋创作，积极探索，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在这方面，辽宁儿童文学学会等团体注重营造氛围，他们不但积极发现和培养新秀，研讨本省作品，还加强了儿童文学的国际交流。2002年成功地承办了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这更激发了作家们的写作热情和创造力，新秀不断涌现，一大批优秀作品面世。他们的作品相继获得过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以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全国多项重要儿童文学奖，保持了全国前列的位置。

现在，他们又一次集体亮相，再度出山，这套收入七位中青年作家近年小说力作的“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即将出版了。

令人高兴的是，我看见了新的面孔，刘东、立极、许迎



坡无疑是新加入的“队员”。我喜欢他们的作品。

许迎坡的作品风格爽利，关注到了弱势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家庭的孩子以及农民工子女的生活，为小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子，给儿童文学园地新添了品种；刘东的作品则峭拔不俗，读后令人掩卷深思；立极在立意上下了工夫，他的小说蕴涵哲理，很有读头。

几位“老队员”的作品也有突破，艺术上更加成熟了。

薛涛的艺术想象已经突破了写实的层面，其充满诗意的幻想是迷人的，《正午的植物园》堪称少有的幻想文学佳作；车培晶的中篇小说用独特的视角书写了那段发生在北方的抗战场景；常星儿、董恒波的小说也大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看罢这套人物鲜活、风情浓郁、文采飞扬的丛书，我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东北那色彩缤纷的广袤原野和浓烈如酒、淳朴浑厚的关东民风。

他们的写作风格沉甸甸的，散发着夺人耳目的活力和锐气，同时其纯粹的文学操守和强烈的道德意识也令我肃然起敬。

辽宁作家面对时尚化、商业化写作不浮躁、不功利，儿童文学之路走得扎实可靠，久之必成大器。

小虎队再度出山，孩子们的朋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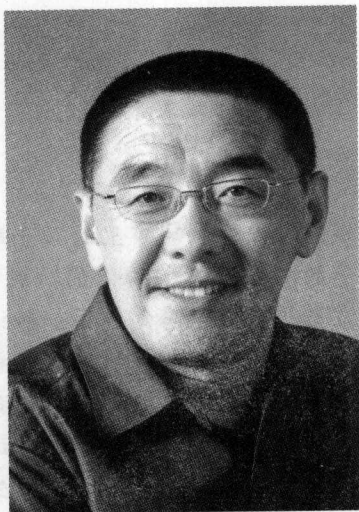
2005 年秋



作者简介：

邓友梅，1955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其著作《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大奖。





序

精神寻路者的成长叙事

——读常星儿小说集《回望沙原》

洪兆惠

从辽西荒僻的草甸子和浩瀚的科尔沁沙地走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家常星儿，满怀对生活的热爱，以父辈的亲切目光关注着家乡孩子们的成长。新世纪里的辽西农村孩子与常星儿儿时一样担负着生活的重担。然而，他们又身处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中，公共生活的形形色色，通过现代传



媒同样像影响城市里的孩子那样影响着草甸子和沙原里孩子的心灵世界，给他们的成长增添了许多困惑。这一点，常星儿敏锐地感觉到了，所以，他不仅关心家乡孩子们的生活，而且更关注他们的精神状况。那么，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他的作品如何引起孩子们的共鸣。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叙事能否直达孩子们的心灵，取决于他是否了解和理解当下孩子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需求，而作为一个父辈，真正了解和理解下一代孩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通过阅读《回望沙原》，我们发现常星儿引发读者共鸣的是他的精神追寻。

在常星儿的小说中，主人公主要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这个年龄的孩子，看世界的目光好奇而质疑，本能地抵制父辈的俯视教育，有着说不尽的怀疑、苦恼、彷徨和期待。这“青春疼痛”的结果，就是对生活种种甚至是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然而他们往往得不到答案，所以他们迷茫。回应孩子们的期待是常星儿的写作动因。然而，他的写作并不是居高临下地告诉孩子们生活和人生的答案是什么，而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实中的孩子，同他们一起经历底层生活的艰辛，在体验的基础上，以他们的立场对人生进行追问。他同孩子们一起追问精神在人的生存中的位置，追问道德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追问希望力量是什么，追问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生活态度，等



等。他作为农村孩子的代言者，他的追问源于农村孩子的境遇，问题朴实无华但却十分有分量。

常星儿的这部小说集，是以其中的《回望沙原》作为书名。这篇小说讲述了少年鸣山为了给自己挣到学费与他儿时的朋友根旺一起贩羊的故事。鸣山周围的男孩子，有许多已经往家接钱了，屁股坐上了摩托车，腰间挂上了手机，而他却恋着读书。为了不看爸爸的脸色，他决定与已经挣到钱的羊贩子根旺去贩羊。根旺用商人的严肃口气与他讲定利益和责任，然后上路。第五天，他们迷路并遇沙暴，用来换钱的羊四处逃散，鸣山挣钱的愿望瞬间破灭。然而，有着商人冰冷的根旺并没有让鸣山失望，把他上学所用的钱给了他，这是当初鸣山来找他时就暗暗决定了的。这次贩羊和遭遇沙暴，对于两个少年来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是他们的成人仪式。沙暴使根旺内心深处对文化的渴望更加明晰。知识可以让他避开沙暴，也可以让他挣到更多的钱，然而他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知识，所以他才拒绝鸣山重复自己。而这次沙暴对于鸣山的意义则更加重大和多重，不仅他的意志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他切身体会到人间真情，这真情是根旺给予他的。反过来，根旺在给予鸣山以真情时自己也获得精神升华。这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执导的电影《云上的日子》中讲过的一个印加挑夫的故事：几个学者雇用印加挑夫送他们到高山顶上的一座



城市，走到半路，挑夫停下来不肯挪动脚步，直到几个小时后印加挑夫才重新上路。挑夫的首领解释说：他们走得太快了，灵魂落在后面，他们必须等待灵魂。正是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我在读《回望沙原》时把注意力放在了根旺身上，觉得它讲述的是根旺归依精神的故事。也正由于根旺对精神的归依，引发了读者关于精神在人的生存中位置的思考。当今疏离精神而趋附物质的现实让孩子迷茫，迷茫中的思索最能切中要害。

《最后一班复读生》也是写精神成长的小说。小说的叙事者雁鸣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父亲早亡，他是母亲的唯一希望，为了让他复读，母亲像男人那样去河里挖沙。母亲的希望和付出，重重地压在雁鸣的心上，激励他奋发，同时也使他心灵扭曲。雁鸣复读的过程，正是他丢失和等待“灵魂”的过程。表面看，复读给他以升学机会；而实质上，复读对于他的真正意义是使他经历一次精神洗礼。促使雁鸣精神成长的是李毛毛、林玲等全班的六十三个同学。李毛毛和雁鸣一样，家境贫寒，靠爸爸挖沙挣钱供他复读，可是他缺少雁鸣的聪明，因而学习显得吃力。他最爱买书，觉得有了书就有了知识。他买到一本《中考试题汇编》，如获至宝，晚上睡觉时都放在枕边。单凭书籍并不能改变李毛毛的处境，考试名次仍然居后，最终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不得不辍学回家和爸爸一起挖河



沙。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健康的，拥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他走了，把那本《中考试题汇编》送给了雁鸣，他留下了友情、信心和期望。在雁鸣考上中专后李毛毛又捎话给他：他要用挖沙挣来的钱资助他上学。林玲是一个受到雁鸣伤害的女同学。仅仅因为林玲的父亲拒绝他养鱼的请求，雁鸣在林玲最需要他在学习上帮助的时候却冷冰冰地拒绝了她。落榜的林玲坦然、大度，在给雁鸣的信中写到：你考上了，去了南方，是咱复读班六十多人的心愿。她办起渔场，并让雁鸣的母亲去养鱼，免受挖沙的劳苦。最动人的是雁鸣上学前全班同学在他家的聚会，在班歌中，六十几个孩子一同放飞希望，那希望就是雁鸣；而在那一瞬间，雁鸣长大了，他走出狭隘，他不再贫穷，他拥有全班的友情和希望。这精神支撑会使他受用一生。

青春期的孩子，正处在放飞希望的年龄。希望就像阳光，照亮他们的生活。特别是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孩子，一道彩虹，一夜美梦，一部电影，一篇美文，甚至一张笑脸，都能唤起他们的希望。希望会把他们的目光引出荒野或大山，引向很远的地方。尽管那希望模糊不定，但他们坚信不疑荒野的尽头、大山的那边是别样的风景。希望激发他们走出荒野和大山，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回望沙原》中，《麦芒》和《枫林，那火红的枫林》是写希望的。

《麦芒》像一首诗，隽永而又令人回味。读小学五年



级的男孩根子在爸爸的逼迫下辍学放驴。爸爸对根子在文化上的要求只是会数十个数，能写自己的名字，“将来你贩驴能把钱记在自己的名下”就足够了。失学的根子每天面对白茫茫的沙坨子，连只鸟也看不见。寂寞难耐时就冲着空旷的沙原大喊，他用自己的声音做伴，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从远处能传来一点点儿回声。他的喊声消失在远处，远处寂静无声，但他并不失望，每天仍然喊着。终于有一天，当他的喊声飘向月牙儿沙山时，那山的脊梁上出现一个女孩，她水红色的衣衫像一朵艳丽的花。于是，这对少男少女相识了。他告诉她他叫根子，她让他随便叫她什么。她美丽的脸庞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像五月的麦芒，于是他叫她麦芒。她喜欢这个名字。麦芒是个小学生，每天上学路过这里。从那天起，根子每天看着她走进太阳里，他喊她麦芒，她爽朗地回应着。一天，麦芒告诉根子，她从明天起就不能路过这里了，她要到镇里的希望小学去读书，她要把他起的麦芒名字带到镇子里。她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希望。她走了，但她把灿烂的阳光留在沙坨，留给根子。根子内心深处的希望被唤起，这希望可能就引导他走出沙坨，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枫林，那火红的枫林》讲述的是一个叫大群的男孩寻找希望本质的故事。大群寻找到的结果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似乎有些残酷，但正因为现实的残酷才让大群



成长以致成熟。故事是这样的：在干沟村有六个孩子拥有令人羡慕的枫叶，据说这枫叶是从三十里外的章古台摘来的。章古台在坨子里，那里有一片枫林。那片枫林非常大，非常茂盛。枫林边有一座小屋。小屋里住着一位老人，老人专门看守那片枫林。每当秋天，那里的树上挂着红叶，空中飞舞着红叶，地上铺着红叶。走进枫林，人成了红色，金花鼠成了红色，狗獾和刺猬成了红色，就连枫林里的风和小鸟的歌声也都是红色的。这时，每个走过枫林的人都会被这里的景色迷住，都想带走一些枫叶，但是老人只许路人带走一片。这年秋天，正是枫叶红了的季节。大群决定要到坨子里的枫林中亲手摘一片枫叶回来。可是他到了章古台，那里却只有一个小屋，也只有一个老人，但没有枫林，那里仍然是无边无际的沙地。老人告诉他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枫林。大群彻底失望了，当他回到干沟村看见父母和小伙伴们站在村口满怀希望迎接他回来时，他流泪做出一个决定：隐瞒真相，让伙伴们对枫林怀着永远的希望。大群做出决定时，他成熟了，他两脚落在坚实的土地上，他懂得了梦想也懂得了现实。如果把这篇小说与《麦芒》并置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麦芒》在构筑希望，而《枫林，那火红的枫林》却在解构希望。后者有一个隐匿的抽象叙事者，他就是作者本人。他以成人的冷峻在暗示孩子们什么。面对一望无垠的沙原，每个人都心存一个希望：



在沙原的尽头肯定是一片绿洲。当你想象那片绿洲时是快乐美好的，但可怕可悲的是你去寻找那绿洲。然而人总是要长大的，长大的人们总会发现沙原的尽头不是绿洲，而是沼泽或是戈壁。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

作为父母，我们在自己的成长和带孩子的过程中领悟到，只要我们的孩子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看法，有了不为身外诱惑所左右的定力，将来他们不管是在我们的身边还是浪迹天涯，不管是当富豪还是当乞丐，都是无所谓的。一个人不为自己的本能和世俗的价值取向所左右，从而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这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存境界和生存质量。在《岑老师远行》中，常星儿通过岑老师的孤独、执著而富有意义的生存，让孩子们懂得了这一点。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女中学生，为了创作她主动接近儿童文学作家岑老师。在世俗生活中，岑老师是一个孤独者。写作成了他坚守的一种方式，为了自己的坚守，他评不上高级教师，住不上楼房，为同事、妻子不解甚至鄙视和排斥，最后他被迫离婚、离家，成为一个漂泊者。然而岑老师却不后悔，不抱怨生活，一如既往地将对写作的坚守看得高于任何物质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感染着叙事者“我”，他的执著精神成为她生活中的阳光，改变着她对人生的看法，使她独立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当岑老师面对辉煌的谷子地里站着的那个草人发出“现在像草人这样对待生活的人

已经不多了”的感叹时，“我”领悟出岑老师人生中最独特也是最宝贵的东西。作者常星儿希望他的读者都能像小说中的“我”那样，读懂岑老师的人生。

从常星儿的小说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的坚守。世界怎么千变万化，生活怎么丰富多彩，生活中有一些恒定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比如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坚持，比如诚信、友善、博爱，等等。这些有关如何坚持为人的问题，是孩子们成长中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追问并回答如何坚持为人，也就自然成为常星儿小说的叙事目的。

儿童的世界是由儿童和成年人共同构成的。儿童的成长受到成年人的影响，而影响最直接的是儿童的父母。在常星儿的小说中，父辈们和作者一样饱尝贫困和风沙的折磨。生活的压迫使他们或者务实，或者把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拼命也让孩子读书。《麦芒》中根子的爸爸、《回望沙原》中鸣山的爸爸都是务实者。他们要求自己的孩子会数十个数、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剩下的就是往家挣钱。他们的实用，像一条绳索捆住孩子们理想的翅膀。父辈在孩子的成长中成为否定力量，但这否定力量由于源自与自己最亲近的父辈，所以他们对于孩子的作用常常是促使孩子成熟、认识生活真相。孩子们最终能够理解父辈的实用，那不是他们的错，因为生活太艰难残酷了。他们也

